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前漢書

後漢玄武司馬扶風班固撰十二帝紀六年表十  
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  
九年事固既獄死書頗散亂和帝令其妹曹世叔  
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入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中  
有瑜瑕史氏論之詳矣茲錄其粹者

高帝求賢詔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  
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中執法中丞也  
此詔令頒行之  
次第也  
守自往功勉  
駕車遣之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  
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  
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詔曰。彫文刺鏤。傷農事者也。綿繡纂組。害女紅功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

漢言若漁獵也  
羊食苗根也  
姦法因法作姦  
也與盜又者共  
盜為盜也

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  
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  
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  
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  
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  
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察茂材異等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拓弛

蹏蹏也言馬不  
良或奔或蹏御  
之以道則致千  
里之途泛覆也

新述也弛廢也  
士行卓異不入  
俗檢乃見片迹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  
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  
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  
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  
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  
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

禮也哀甚則

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  
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  
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  
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  
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  
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  
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  
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  
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

流移也心不移  
溢于音也

宵類也頭象  
天正方象地與  
肖又同類古貌  
字

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  
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  
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  
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

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  
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  
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者成群是為君矣歸而  
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  
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  
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  
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

中兵誅暴乱斧  
鉞斬刑也刀割  
刑銘刑刑鑕  
刑鑕去其髓骨  
鑿斷刑鞭朴杖  
也

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豈岸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

囊橐言容隱姦  
和若囊橐之盛  
物

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尤多者也。

食貨志

賈誼論積貯

晁錯論貴粟

泛覆也

時農時也很顧  
民欲畔意若狼  
之顧望也爵子  
賣爵級又賣子  
也此危欲墜之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心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且矣安有為天下阡言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

意

疑僭也謂与天子相比擬

廩又危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安富何乃不為而危若此

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咬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面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瘠瘦病也言無  
弄指而瘦病也

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

食則饒。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償二為倍

贏謂有余財  
也聚奇異之

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  
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  
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  
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  
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  
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  
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

好車也編皓  
也縉之精白  
者也

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  
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  
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  
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  
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  
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復卒言當為卒者克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藝文志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契於王道。既而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蓬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

術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取萬

術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取萬

畧方矣

齊謂治安則是  
愚也知其不爾  
而假言之是謂  
諛也厝置也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竊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曰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因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六親父母兄弟  
妻子也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康樂。似  
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臣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頤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剽謂割而取之也。寢陵上之寢。寧六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怯。壯陵喪。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輟。寢戶之簾。寧。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薄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虛讀曰墟。謂立。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

維所以繫船楫  
所以刺船也

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之真義，師道之教訓。此

赤子言其新生  
未有眉髮其色  
赤

此言對無大位  
以而大國者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

妃色妃匹之色

切而不媿每被  
切磋故無大過

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真，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禮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

事  
朝夕月  
出也  
不皆迎其初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烱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成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庶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齒謂審馬之齒  
歲芻馬所食之  
草也

天子呼諸侯長  
皆同姓則曰伯

姓則曰伯  
舅伯長也

首履中之藉也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馬。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躄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心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

象庶同。黥劓髡則答。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答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

彙熏也以毒藥熏之

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頓頓亡恥。集歌詬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主上有敗。則回而挺度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集詬謂無志分也

簠簋所以盛飯方曰簠負曰簋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釋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且取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皮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心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毛纓。盥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

登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盥也請室請罪之也

室頸蓋戾其頸而親加刀銘也  
裁自刑殺也梓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  
喜好也好為志氣也

人頸蓋戾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

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有山秦襄也函  
關名

在我為要在敵  
為害

關東連兵百從  
關西連兵百衛

膏腴之地。圯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  
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縱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音。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  
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天地四方為六  
合  
百粵即百粵

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遂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山  
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壯襄王。擊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

銷其刃也



帶以單常為帶無飾也

任罪言疲于役使也犯罪者衣赭衣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越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隱築也以欽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

類謂土塊蓬顆塊土生蓬者言蓬顆蔽冢也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席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為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阜水边淤地隈  
盛也

馬。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  
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蒙  
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  
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又迺沉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進食曰餽。餽者  
少少飲酒謂食  
已而蕩口也。餽  
謂食不下也。以  
老人好饅鯁故  
為倫祝以祝之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  
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  
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  
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  
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餽在前。祝鯁  
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強求修心之士  
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  
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從善  
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三



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且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

統治也言自美  
功德治理天下  
过于堯舜也縣  
稱也石百二十  
斤稱銅鉄之斤  
不以鑄鍾虞言  
其奢美也虞獸  
名鍾鼓之拊飾  
為此獸

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縣石鑄鍾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至四世且。雖堯舜禹湯文武，係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

水旁決曰清言  
天下之壞如水

義也。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終行恣誅。退誹謗之人。殺  
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  
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諸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  
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  
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  
吊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  
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  
服法服。端容貌。已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  
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亡也。今陛下  
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  
賢良。方心之士。天下皆訴訴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  
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心之士。皆  
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

子不事獨其  
賦役二算不事  
免二日之筭賦

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  
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  
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  
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衣。卒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  
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頭少須。吏  
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時以十月為歲  
百則謂夏正之  
一月為五月今  
欲定制度循于  
古法故特云用  
夏歲二月也嫌  
爭也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心之士。且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  
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  
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心修潔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心身修行。盡  
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  
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慙之。陛下與眾臣

吳王...  
之然皆借...  
且指其事

德政和平上感  
天象則日月星  
辰無有差纒故  
言不絕三光之  
明也

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  
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  
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  
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  
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矣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奮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卯難於上  
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奈欲極天命之壽故  
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  
而欲乘繫卯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  
愈疾不知就陰而以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下百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以火而巳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夢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雷屋上取流下也  
軍也也幹交木  
井上以為欄者  
統古練字言散  
壞之練常刻傷  
井上木欄也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以  
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留穿石。  
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天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  
稱丈量。往而寡失。天十圍之木。始生而葉。是。可搔而絕。  
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底厲。不見其  
指。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系行。  
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不得其死可見  
矣。溫舒此書可  
謂對証之藥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  
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  
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  
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  
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  
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息。  
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  
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  
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  
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  
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士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  
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  
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  
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刺為明。深者獲公名。平  
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  
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

練周内謂精  
熟周悉致之法

中也各錄即舉

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心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景十三王傳

中山靖王聞樂對

首二句言間款  
嘆之聲則悲思  
益甚

於邑短氣貌

煦吹也漂動也  
雷古雷字

折軸謂積載輕  
物人多至令車  
軸折也飛肉謂  
鳥玉飛者以羽

臣聞悲者不可為絛欬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佞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虛漂山聚民蟲成雷朋黨執席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衫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蒙宵見然

翻扇揚之也

葭蘆也。葭者其  
筍中白皮。其薄  
者也。葭者喻薄  
鴻毛喻輕。

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  
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螽蟻。峯生。道遠路遠。  
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鬮不灌。屋鼠不惠。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  
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葦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  
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  
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惓匪馬如擣。彼寤  
永嘆。唯憂用老。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董仲舒傳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

孔子之蓋謙  
言也

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不期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  
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  
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  
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  
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  
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  
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  
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諸人情變之於古者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無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而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世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無曰善。言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廢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棗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

瞻與暗同發于  
諸侯謂往唐虞  
升天子之位

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  
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  
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  
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  
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睿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  
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火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  
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戢者。謂之道。道者萬世  
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  
政有眊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  
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所繼之救謂承  
先伐之後當救  
其弊也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心。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謬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

真天衆怨怒也  
也藏亦乘也

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耒。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踴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寔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曰江  
以業曰茹紅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辱。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修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  
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一統者，万物之  
統皆歸于一也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  
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  
還答。慰誨勲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想，但見異類  
常鞫毳毳，以禦風雨。糶肉酪，各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  
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  
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

鞫，臂衣也。毳，縠  
毡帳也。

水厚，故色玄慘。

裂，寒之甚也。

亮君謂其父常  
戶也即廣之子

似憂也但痛也

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  
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予  
歸受禁。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  
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  
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  
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桓令人非。增切怛耳。嗟乎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刑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  
而言之。昔先帝授陵少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  
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  
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

堪勝也言此時  
功大難以勝比

飲血飲泣也

病皆起。舉刃拍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枉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苛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王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是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袖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諛。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

先將軍謂太子屬  
貴臣謂衛青也

茅土古者封國  
各取方土藉以  
白茅以為社

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勳。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兒。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

胤子武之子也  
武在匈奴娶胡  
婦生子名通國

名。死則塋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遠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初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回北風。復惠德音。子陵頓首。  
司馬遷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錄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曰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







三公有司數語  
并以訊公孫弘

有事有四方并  
禦之事

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乘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心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心。良民以自脩。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使。

主父偃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

大凱還師振旅  
之樂也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獸，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可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車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

澤鹵謂地多阻  
澤而鹹鹵也

黃腫二縣名  
黃腫二縣名

晚謂引車船也  
黃腫二縣名

黃腫二縣名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土石。男子不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不城之圍，高帝悔之，遣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遠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

黃腫二縣名

侵敵者侵境界而敵者人畜也

外市與外國交通求利也

雜音吹純綿不雜綿也

焯謂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砥磨石也罌及之也畫塗如以帚掃泥酒之地以刀四泥中言其易吻口角也良馬低頭口至故曰齧齧

得而制非一也。行盜侯敵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救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王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容羨粿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治鑄干將之樸。清水焯翠其鋒。越砥歛其罌。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畫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牙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駮乘旦。王良

則且至故曰乘  
且軛音霸轡也  
景靡如光景之  
徒靡經歷一塊  
言其疾也

國空圖國空虛  
也

執軛。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其具者。易其俗。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哺之勞。故有國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

與也。滌汗也。  
離疏什。驕離此  
疏食什。此木橋  
也

逸音號。號鐘  
名也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審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滌而升本朝。離疏驕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良之臣。故帝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在朝。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

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竢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忻。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心。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嚅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之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左右謂近臣在  
天子左右者

平昌侯等皆外  
戚

望色也言惟  
之不成其色

玄尚白

索也拖曳也  
紫謂緜之色

拓落不偶也跌  
足失措也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恐災害之變，回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討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  
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顯，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  
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楊雄傳解朝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  
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譎雄以玄尚白，而

雄解之，號曰解朝。其辭曰：客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  
人，緜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  
圭，信人之爵，懷人之符，今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  
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  
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雷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頽默  
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淡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  
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  
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糗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糾墨皆縵也  
也鉄莖及  
以懲有罪

上六方也

志吾之族也。往者周經解結。群鹿爭起。離為十二。合為  
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素。或  
鑿坏以遁。是故郵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  
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  
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  
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  
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緹  
垂纓而談者。皆倚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

樂於頡頏之貌

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樂雁集不為之  
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燬。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  
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無事也。章句之徒。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  
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  
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  
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  
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

聞罷根聞而罷  
之矣又火光也  
隆又雷聲也人  
之規大听雷謂  
其盈實終以天  
地地藏則為虛  
無言極盛者亦  
滅亡也

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  
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  
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擗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  
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  
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  
炎者滅，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  
其執，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者存，位極者  
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游神之廷，惟寡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  
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鷓臬而笑鳳凰，執蠃蟻而

邱讀曰仰怒也  
界間而踈之

阮德也曰有

音九山委幹

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  
甚，不遭吏附，扁鵲黜，夫容曰：然則靡玄無游，成名乎。范  
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批脅拉髻，  
務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要徑  
陽，拉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折  
頰，過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坑亢其氣，附其  
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車已平，都于維，陽妻  
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  
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赦，秦

蕭何始作規模  
曹參因而從之  
祗音氏山旁堆  
欲墮落曰祗

法酷列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  
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  
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隕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  
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西皓采榮於南山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  
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  
默然獨守吾太玄

叙傳王命論答眉戲

世多亂  
臣賦子即漢作  
事遂成一篇好  
文臣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矣世載德至於湯武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  
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  
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啼以章帝之符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象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履起特選也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長處哉。故雖遭罹阨厄。死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鏃伏質。身臨分裂。又况公膺磨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節梳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心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揆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

奇異謂陰事  
而尤類徵應祥  
瑞也

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  
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  
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  
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  
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捐鄙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  
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  
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  
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  
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合也

象。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  
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  
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  
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公。絕信布之覬覦。距逐  
鹿之藟說。審神器之有授。母會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  
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不可幾謂不可  
幾矣而望也

突突也。黔黑也。言志在行道。不暇安居。以者施行道德。以守靜元為。湛讀曰沈。音也。

雖固仕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為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宮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未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昔時而獨重是以聖哲之治棲皇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龍席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雷其鱗振拔夸金跨騰風雲使見之

雷已謂及已身尚在就言當年也

直咲貌

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與突地黃又小光之神即讀白仰

疾疾風也煜雲

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費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古攸字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閤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未即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婦呼鬪分裂諸夏龍戰而席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標飛景附煜音雲下甲其間者蓋

連射書聊城  
後義不帝秦趙  
奉以千金不  
受與卿為趙相  
東國趙不正之

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諸朽摩鈍。鉉刀皆能壹斷。是故  
曾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願眄而捐相印也。夫嗽  
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毒蛙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  
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  
說。羈旅騁辭。商鞅披三術以鎖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和。以求一  
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既溢於世。凶  
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辱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  
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徵君。呂行詐以賞國。說難既首。其

古不章初見子  
楚在趙曰此奇  
貨可居故謂子  
楚為秦貨目

前高曰苑丘如  
覆敦者敦丘側  
出曰汎正出曰  
濫水

身廼囚。秦債既貴。厥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  
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  
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緼。基隆於義農。  
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  
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  
稟印太和。枝附葉著。直畧反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  
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冷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  
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  
覲。欲從旄敦而度高。虜秦山。懷汎軌。濫而測深乎。重淵  
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五達曰康四達  
曰衢沂崖也下  
印水之崖也

宮中門謂之闈  
宮中巷謂之壺  
壺以深貌

敢聞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庠主人曰。何為其然也。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齊審激聲於康衢。漢康受書於邳皮。沂皆俟命而神交。  
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  
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藉。辯  
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  
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  
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

應龍又有翼者  
媒狎侮之也  
蓋以足據持顛  
蒼天也

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  
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  
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  
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  
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弛不知其將。含景曜。  
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顛蒼也。故夫  
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稊隨之珍  
也。昔闈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乎曠清耳於管絃。  
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



晉和也鵲也研古之者桑又私也

中原文獻史傳卷五  
十五  
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蘇鵲發精於鍼石。研素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 後漢書

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常自擬班氏觀其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玉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 明帝初行養老詔

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輓輪供綏

建三朝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三老又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輓輪以

蒲裏輪也

新宮小雅逸詩  
萬舞詩庭方舞  
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詩曰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

執授侯王設誓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亂祝哽  
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  
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  
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  
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閔內侯恤幼孤惠鰥  
寡稱朕意焉

皇后紀后之言後也言在夫之後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嬪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禮天王夫人坐論嬪嬙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

保阿下堂必從  
傳母保阿

險謂險波私謂  
之心

家嗣申生講也  
謂遇難也  
詩綠衣黃裳言  
間色為衣正色  
反為裳喻妾之  
僭適也七國謂  
得六國美人并  
秦為七八品如

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  
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  
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  
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  
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并戎女為元妃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遵中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  
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太官備七國爵列八  
品漢興因循其弊而嬪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在

夫人美人良人  
八子七子之類  
釐正也惟薄不  
修周昌入奉事  
高祖擁戚姬在  
席無辯孝文所  
幸慎夫人與皇  
后同坐

淄黑色蠹食木  
虫喻傾敗也

羊太后昭王母  
穰侯太后同母  
弟魏冉

四帝安貞桓灵  
也六后賈太后  
鄧太后閻太后  
梁太后賈太后  
何太后  
貪孩童迎幼君  
也霧露謂疾病  
也灵帝時曹節  
矯詔迁太后于  
重臺謝弼上封  
事曰伏惟皇太  
后援立明圣由  
居空宮如有霧  
露之疾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

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說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  
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  
之延前史論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  
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宮女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明帝  
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回設外戚之禁  
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  
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  
淄蠹自古雖王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

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  
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羸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  
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  
綆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燹爛  
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  
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

翰車轅也神寶帝三之位

### 郭后賢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

一起見大意中  
教語曲尽女色  
盛衰情狀見郭  
后能不以寵衰  
廢禮所以為美

郭后既廢太子  
彊意不自安願  
借藩國及廢為  
東海王去就有  
禮彊之美母后  
教之也

左傳臧文仲謂  
無君也君其無  
謂却小蜂蠶有  
毒而况國乎

言耻籠重衣  
之服也

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帷。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  
焉。及至穆意。愛析。嬖私。唯惠心。妍狀。愈獻醜。馬愛升。則  
天下不足容其高。權隊。則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  
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郭后以衰離  
見貶。患畏怨。成尤。而猶思加別館。增寵黨。威至乎東海  
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  
古乎。

齊武王傳贊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  
家厚士。豈將俟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

而痛明堂之茅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  
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岑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  
忠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蠶為戒。蓋畏此也。  
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機也。鄧公羸  
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  
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  
雖不遠。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荀。邑。兵散。宜陽。禡。龍  
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

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吳蓋陳減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踣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小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減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拒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

言光武能開關謝質以為賢召蓋誠不欲如高帝之破圍平

城且令黔布為流矢所中也

黔王之陳平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始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管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踰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宰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竇憲傳贊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

晉文公返國不嘗介之推故國人為賦龍蛇之章

未嘗言其後來之罪  
衛霍及憲皆緣椒房帷幄之恩得為大將軍病奴為南陽公主奴也念咎太后閉憲南宮款誅之

支計也

商每有飢饉輒載租穀于城門賑與貧餒及病篤勅子翼等令薄葬  
薛臣謂曹尸以嗣謂翼等  
時群臣承望上旨言太子曹芳識可為太子傳張佚正言當用天下英才帝稱善即拜佚為太

而猾虜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無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祿者。章未蒙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不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腹。享宗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席。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瑜。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梁商贊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原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乘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桓榮傳贊

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

子太傅

配天謂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

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廢。以罪作傳。蓋推仁審  
偽。本乎其情。君人能以此察。則直邪幾於辯矣。

江劉周趙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  
飲水。孝也。失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  
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息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  
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  
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

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  
以義養也。江革劉般數公。皆義讓也。撰其行著于篇。

班固傳贊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燦然著矣。  
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材。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  
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  
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  
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  
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  
文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

不知身自遇禍  
人目無所不

見他不能見其  
睫又目毛也

能守之。嗚呼。心合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王符責忠篇。夫帝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命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

幼董賢皆  
帝時完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祿。其禍必酷。能不祿。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街刃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屋梁卯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多君子謂遂瑗  
公孫公子荆之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而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世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政。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晏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無。三仁齊致。事不



P25

許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癸金色  
者率之鹽水

一節高祖佐命。出自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事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不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直愛日篇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

此何枉之能理乎。亡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守。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交際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

其甚妙以下有  
以序情致

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棄新。或歷  
載而益踈。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  
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  
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  
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  
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  
人雖無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况  
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穎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  
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  
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

俗貴  
時已

貧賤善情

謂之饑餓。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  
恬慢。數來謂之求食。  
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  
譏以為不肯。抗揚以  
為不得。此處子之霸薄。貧賤之苦  
酷也。夫處卑下之位。  
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  
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  
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  
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  
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  
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  
賤者逾自嫌。而日隱。貴人逾務  
黑而忌之。夫以逾踈之  
賤。伏於下流。而望日息之貴。  
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  
推所以赴溪山也。夫交利相親。  
交害相踈。是故長誓而  
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  
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

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

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馬。苟相對也。息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極其意。公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今世俗之交

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捭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讓。論議而已。今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息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回毀之。為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夫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馬用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凡今之人。行與言。課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憲。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貴。貢薦。則必以閹閹為前。處子雖躬穎。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

其不見資於斯世亦已明矣。

仲長統傳昌言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紕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誑。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詐肯用此為終始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

治世安亂循環  
及復之常理一  
賢較然筆力風  
骨俱稱

蔚與舊同

此可見守成尤  
難于創業

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責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收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沙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老子云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

體之役。養親有無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上。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戈高鴻。風於舞雲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八帝王之門哉。

盧植傳贊

風霜以別草木。地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

冗音淫人行貌  
言冗豫不能自  
定也

綏綏也

車隔人存車操  
身不得篡位至  
晉王始受禪代  
以代更祚之終

可知矣。夫逢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未有  
不冗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  
間，排戈刃赴戰新，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融傳贊

管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  
孔文正色，不容弑害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  
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  
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  
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國委屈，可以毒其生哉！慄之馬。

嗚嗚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逸民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  
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  
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遯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  
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  
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慷慨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  
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出而不去；其  
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言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

慕亦取也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慕

為矣。彼雖矜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鷲埃之中。自致  
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  
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  
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責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  
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  
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  
夫作者。列之此篇。

黨錮傳序

嗜犹好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  
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  
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  
片言違心。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  
既衰。祖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

王降而伯

伯降而將說起

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深瑞。或起徒步而仕  
執圭。解草衣以升卿相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  
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  
救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藺闕。  
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  
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  
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露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  
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  
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乃榮華丘壑。甘之枯槁。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弥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  
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  
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  
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品。公。限。海。量。轉。如。教。直。之。風。亦。俱。百。矣。夫。坐。致。限。不。  
為。出。好。可。夫。計。實。薄。士。蘇。嘉。遂。已。婚。財。各。費。而。味。與。非。  
昔。美。遠。味。實。之。間。主。氣。如。醫。國。命。委。林。關。青。士。子。義。興。

三國志

晉陳壽撰王通數稱其書宋儒亦謂其高簡有法  
然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正之  
則大統幾於不辯矣

諸葛亮傳

前出師表并贊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羅皮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宮中禁中也府  
中大將軍幕府

陟罰減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寔。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

瀘水出牂牁郡町縣東南入海不毛不生草木之地謂南中諸郡也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逖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陳思王傳 求自試表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

曹植徒封後儀  
復還雍立堂自  
憤然抱利器而  
無所施上表求  
自試

事歷武文明三  
帝故云三世

詩曹風侯人篇  
彼侯人兮何戈  
与受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  
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  
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已計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  
統。九州晏如。而頌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  
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

齊王田獵左轂  
鳴車右劍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  
伏劍而死

能。以方封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鉞者。恐鈎射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  
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  
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  
為諂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大將軍謂附書  
真部下大司馬  
曹休部下

夫慕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一違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冊奮驪。突而觸鋒。為士卒先。雖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後世無聞。徒榮其

小劔少挫敗也  
時曹休為陸遜  
所敗故云

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劔。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劔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力銘著於景鍾。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屬秦魯以成其功。絕纓

景鍾景公鍾也

楚莊掩滅燭龍  
纓秦穆赦野人  
盜馬植曹諤  
為侯故難此  
廢王任成廢王

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招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下昔始與因今派同原憂患共之昔也異以重靈之奇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晉書

唐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

體

于寶晉紀總論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

輿軫車也謂乘輿也

世宗景皇太祖  
皇帝母弟也

鍾鄧鍾會鄧艾

非常之禮謂加

九錫檢物謂祭

器之物

海祖武帝也

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兩擒孟達  
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  
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  
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  
雖密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出異圖用融  
前列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  
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  
崇守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  
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而不弛寬而能斷故

腹心謂近臣異  
議謂張華王濬  
言伐吳使荀勗  
賈充以為不便  
也咸寧武帝年  
號王杜王濬杜  
預也決于伐吳  
三峽巴東未安  
縣有高山相對  
謂之峽桂陽郡  
名江湖吳險固  
也來同謂並歸  
晉夷乎也太康  
武帝年號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善為衆故至于咸  
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  
唐虞之舊城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  
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齊閉民相遇  
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  
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  
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

高辛氏二子長  
曰伯季曰實  
沈不相穆以干  
父相討言諸王  
兄弟歲構卻如  
關伯惠帝永康  
二年禪位于趙  
主備以兵留  
守衛上號曰太  
上皇太史案星  
變事當有免官  
天子  
魏亂也

之助。而關伯實沈之卻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  
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  
成敗。毀譽脇于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伎姦智以投  
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  
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傾之于荆揚。劉淵王  
彌攬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方。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

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  
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  
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  
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送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  
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靜也。器大  
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

其然也。是以杆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薦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庶恥焉于家。間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受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陟則在嚳。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

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  
勞來而安集。故其詩曰。乃慰乃心。乃左乃右。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貽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脩修舊德。而維新其  
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皇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  
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嬖道。故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  
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于是天  
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  
也。及武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  
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  
如此之纏綿。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  
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

基始靜安也

纏綿遠也

齊王芳也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遺芳歸蕃於齊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于齊高貴鄉公諱髦齊王廢即皇帝位率兵誅文王不克崩于師冲童也言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也二祖景文也

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以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所失。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俠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二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侍緘每糾和正。皆謂之俗吏。

蕭杌言蕭杌自放杌爾

子真劉宣也著崇讓論以挽貪。覽君不能省于雅。劉頌也作九班之制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長虞為司隸校尉。執正彈糾多。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比日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蓋共嗟歎。以為厭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溺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

不見後

陰藉放蕩不依  
孔法賈充饗衆  
實度絕後至充  
謂與行常居人  
前今何以後純  
答有市井事  
不了蓋以其先  
為帝恩而戲之  
也玉澤与王肅  
平吳爭功郭欽  
上書懷戒錄

弗聽傳玄上書  
言亡秦之病復  
發于今又上問  
劉放曰朕方漢  
何如主对曰桓  
靈帝云云傳咸  
上書以貨財流  
行所宜深絕魯  
獲作錢神論  
平王東遷幸有  
適伊川見被髮  
祭于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  
乎  
賈后惠帝后韓  
午壽妻賈后妹  
也相助為妬忌  
孫亂之事

之過不拘姑忌之惡有違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  
妾廢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  
責之聞四教於古備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决  
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  
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  
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讐覽傳玄劉  
毅之言而得百官之和核傅咸之奏錢神論而觀寵賂  
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卒

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  
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故賈后肆霍于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内其所由来者漸  
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彊臣懸  
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  
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  
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  
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帝  
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尚之讖曰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  
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

漳大耀明也晉  
中宗曰中宗元  
皇帝諱睿嗣為  
琅邪王愍帝崩  
于平陽即皇帝  
位是為東晉

子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  
相東以琅琊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  
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  
帝臨我而二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  
之列未渝故夫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南北史

李延壽撰

閔朗傳

閔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  
有奇抱善占筮沉  
退不仕

府君王彥也魏  
封晉陽穆公之  
子王通祖也師  
於閔朗受春秋  
易授隱臨汾山

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  
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  
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  
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  
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  
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



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變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漢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邾鄆。十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于未然。美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

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乎。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已盛而更衰。或過美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美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

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  
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  
延。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噫。天命人事。其同歸矣。府君  
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通用。勢運  
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  
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

隋書

唐司空魏徵撰

楊素傳贊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倂儻不羈。兼文武之資。抱英奇  
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  
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  
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  
覽其奇榮高文。之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  
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王奢侈。  
謀廢冢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

素為帝監營仁  
壽宮夷山堙谷  
督役疾急作者  
多死煬帝初為  
太子忌罰王秀  
與素謀之構成

其罪後竟廢黜  
素子玄感反諸  
子宗族皆坐誅  
為素異母弟也  
與素謀廢太子

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  
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  
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  
狡筭箕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韓擒賀若弼傳贊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啟其機疆場尚梗瓜牙宣其  
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  
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  
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  
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

弼私議帝得失  
為人可奉竟坐  
誅  
弼父遭忌害臨  
刑呼弼謂曰吾  
以舌死汝不可  
不思因引鉏刺  
弼舌出血戒以  
隱口

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  
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  
倂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  
杜勳庸綽有餘也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  
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于斯  
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  
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世所推赳赳  
干城難兄難弟矣

隱逸傳序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

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首本漢武齊桓  
以歸美太宗之  
辭封禪更功之  
以慎終如始

保安也言不自  
以為安

唐史

韋述撰劉昫復增減之後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

旱之救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

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

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雲亭停謁未展升

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

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

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

唐史卷之... 其... 進... 下... 萬... 與... 舟... 殿...

見頃年以來。力後無物。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沛澤流仁。

羣微王華俱宮  
名時太宗得風  
疾苦京師感著  
教營此二宮

矜弊恤之。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安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無遂。地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王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

是知膝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唯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魏徵傳 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

辛棄長寧公主  
上官婕妤皆承  
勢用事請謁受  
殊降墨勅除官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  
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  
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  
則思虚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  
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  
思。弘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  
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  
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辛替否傳 諫斜封墨勅除官

疏曰。臣聞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

斜封付中書時  
人謂之斜封官  
由是替否上疏  
印銷印之費錫  
賞賜之費

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俸。百姓餘食。  
令陛下百倍行償。十倍增官。金銀不供于印。束帛不充  
於錫。何所貴于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陛下又以愛女  
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  
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持所愛。何所  
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婿。則無曩日之禍。所以禍者。寵  
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  
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  
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之計。不使  
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虛空。卒輸不充。



三時春夏秋也  
言人間若有佛  
則度民建寺亦  
不安也

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土穿地。捐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捐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長久之祚乎。臣以為減琢雕之費。以調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

回即退轉之說  
言不冗負也

言重佛皆邪人

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翼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之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援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畜孥。非無私愛。是致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塹。損苑囿。以賑貧人。今時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觀。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勅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

言國家之財  
竭幾有佛力

不能為兵荒之助

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荒相乘則沙門不能環甲冑  
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

陸贄傳

上疏論推誠納諫去弊

帝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  
以君務對者見不以時諫納無倦無衆人之智以為聰  
明帝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  
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  
矜術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  
問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因是  
上書極諫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

先敘其事引起  
下亦皆是述  
而之會以行諫  
也

誠心莫之保心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所謂  
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夫蚩蚩之論或昏或鄙此似  
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辯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  
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  
狗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  
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  
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  
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  
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

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家職有關。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阻。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矜。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于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

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于上難達。上常苦于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慢。上之弊也。諂諛。頌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頌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頗採用其言。

五代史

宋歐陽脩撰

伶官傳論

伶官宦者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莊宗晉王長子  
季存勗也

莊宗為伶人郭  
從誦所弑李嗣  
源入洛陽拾柱  
宗骨于灰炆之  
余而殯焉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棄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與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論

張承業唐宦  
者晉王欲稱帝  
承業函諫不聽  
乃慟哭歸晉陽  
邑成疾不復  
起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於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於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懼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

時崔胤與上謀  
誅宦官以懼劉  
季述王仲先持  
陰謀廢立乃引  
兵突入宣化門  
李述乃扶上適  
少陽院以銀櫬  
畫地數上罪數  
十乃鎖其門鎔  
鐵錮之穴牆通  
飲食矯詔令大  
子裕即帝位

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催胤圖之，胤為宰相，頽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東坡文選卷之六 十一

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宋史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桎有通鑑脩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惟陳桎之編為知正閏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二帝謂徽欽

建炎元年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听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起於閑廢之

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中。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宗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譽。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裨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已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揭。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伐金詔四方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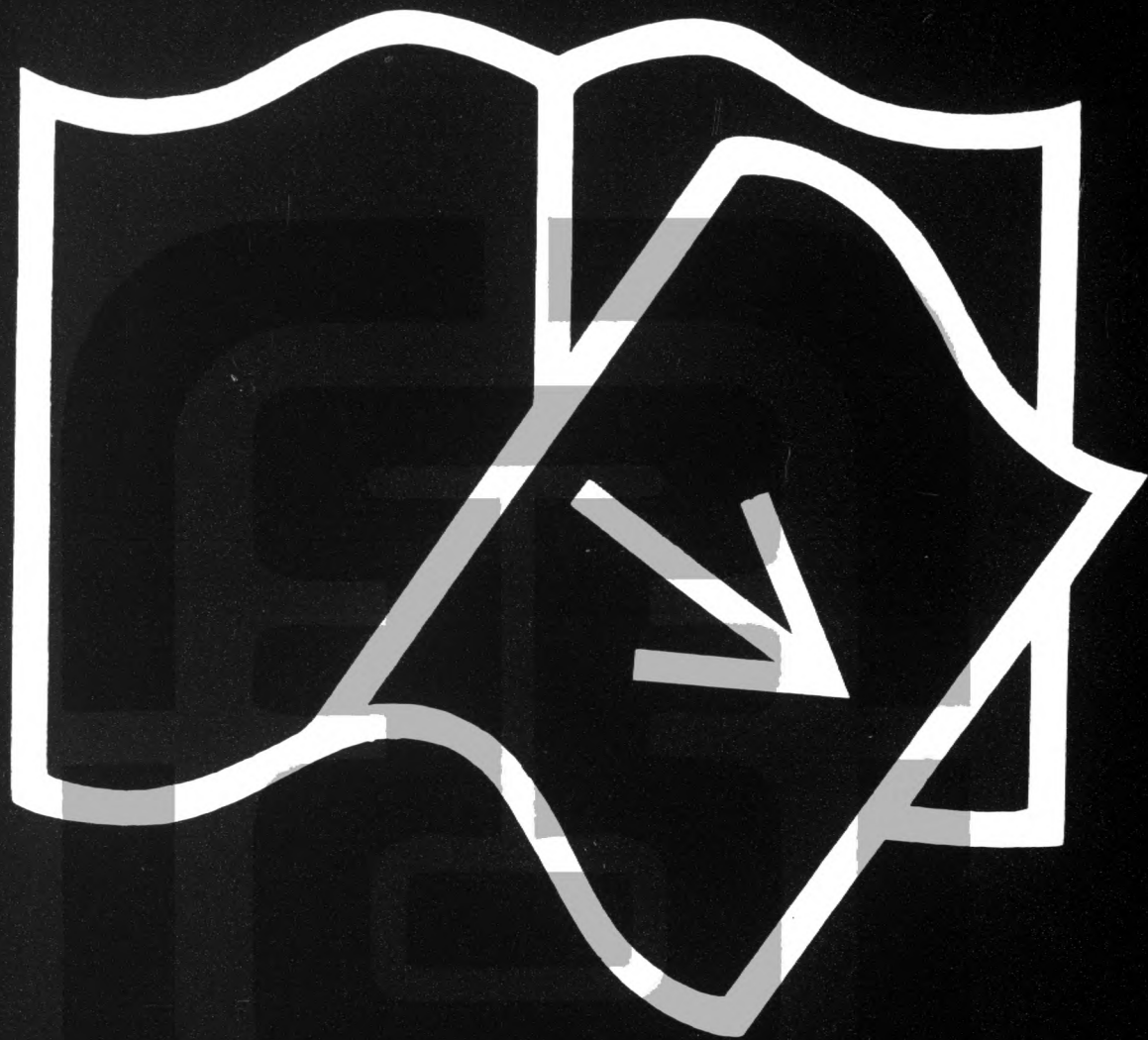
伐金詔不出于臣子之本心。而特起于奸雄之生事。自伐不暇。何以伐人。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雙言。秦蠶茲醜。虜猶托要盟。浚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司馬光傳 五規

一曰仕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





P25 ~ P26

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顛穢頽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而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勳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也。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竒巧珍玩，發奢侈之端。甘言卑辭，啟佞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諛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咄。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心之人。顧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心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

僂補其桀黠者。乃敢遺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太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牛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係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

黃憲天祿閣外史

附字叔度汝南人德器異常安帝時屢聘不仕號為徵君周游八國

宿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于渭橋不徒游觀以為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蹠為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非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徵君' and '秦文']*

也。故慷慨悲歌，自激耳。憲也。豈密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乎。徵君鞞<sup>展</sup>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

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新者得于斧斤，而不得于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乎。負薪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愁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榻，舉瓦觴，食鬼草，聊以娛子懷也。



投者我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  
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  
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累。人必無辭。其始不問  
者。蓋將多對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對段之惡日長  
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對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  
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對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  
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對段哉。苟  
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  
顧不大於封段邪。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  
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成。過制不

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莊公正欲其得衆。  
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  
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  
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  
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  
已也。魯隱之十六年。莊公封許。對。而曰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  
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對出奔  
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對無後于鄭。則共對有後  
于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

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岷岷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魯拳兵諫其君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

莊公十九年初  
魯拳強諫  
莊子不從臨之  
以兵懼而從之  
魯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刎也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後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敵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美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苟尤君而不死。已不能導君使自後。而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魯拳。脇君而出耳。魯拳豈欲脇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于脇。君愈不聽。而愈求之于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



魯自備也  
以其罪責天罰  
魯事曰吾用兵  
以兵用兵  
楚字不對  
魯事曰吾用兵  
魯事曰吾用兵

也。聽吾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祭在人。事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手。然坐視齊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據欲脇君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恃耳。尚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于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于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剛足之心。明吾兵

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盡學吾之剛足乎。剛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蹈何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邪。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剛足。壞於前而脩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施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于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拆檻。已為下策。况動干戈于君側。和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

和子  
聖人之道  
欲後世之蹈何學  
鬻拳之事  
欲後世之不可學  
何其與聖人異邪  
先之以稱兵  
後之以剛足  
壞於前而脩於後  
隨失隨救  
焦然不寧  
吾恐聖人之舉事  
不如是之煩且勞也  
道有樞  
言有會  
施移則舟轉  
輪運則車行  
夫豈在于用力耶  
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  
從容片言  
基平治之原者  
固未嘗動聲色  
費辭說也  
牽裾拆檻  
已為下策  
况動干戈于君側  
和荀卿儒之陋者也  
其論諫諍輔拂  
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  
相與強君  
君雖不安  
不能不聽  
遂以解國之大

莊公八年師及  
者師圍郕又降  
于齊師仲慶父  
請伐齊師公曰  
我實不德齊師  
何罪又我之由  
其務修德以待  
時乎

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强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尚欲與之較力。是馬者與倚頓較富也。危矣哉。魯莊公圍郕。其平公之惡。春固未嘗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曷謂小勇。勝小敵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于心敵。忿欲之興。舞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令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

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余勇。天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也。反與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托罪已。脩德之辭。以自解于衆。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心相反。烏得比而同之邪。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有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讐。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于讎敵。亦足以自獻于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于南宮萬之手。世未有

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言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使過

十

十

十

上不可封而非罪其始曰天子外事指故

外亦亦夫不年亦夫決其血齊之說耳一夫其說豈

高其國是年味之朝而非野豐之朝也然國非公之

息吾父之朝而與齊也又與之戰兵而好德又不野

以不量之罪久者也若果博其公也其說豈非也

